



杂文1998 ~ 2003

林「 梦见 3000年

刘征
著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LT0000483770-



I267.1
1083

杂文1998 ~ 2003

林 梦 见 3000年



刘征
著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梦见 3000 年 / 刘征著. — 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 2003
(跨世纪的呼喊丛书)

ISBN 7-80145-790-0

I. 梦… II. 刘… III. 杂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14370 号

梦见 3000 年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永安路 10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50

电话: 63082437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

850×1168 1/32 印张 10.375 字数 230 千字

2003 年 12 月 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3000 册 ISBN 7-80145-790-0/1

总定价(上下册): 33.60 元

方成画像

画我心灵

我髮已白

我心则童

秉性如琢

酷爱光明

偶见黑暗

小恠大惊

嘻笑怒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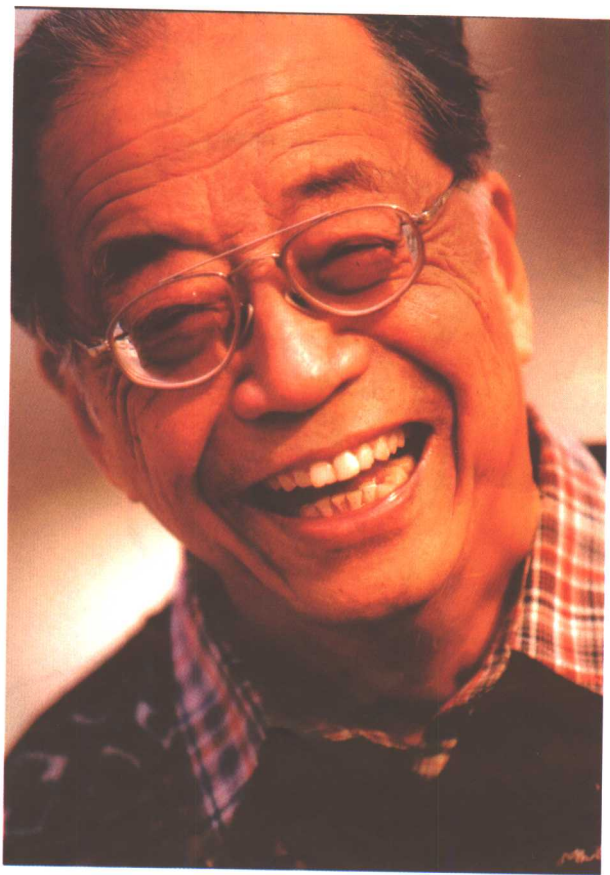
有爱于中酒鬼一瓶以陪

方兄君画我诗画皆锋
老梅
一九九二年



方成
一九九二年

作者漫画像



作者近照



作者在果戈里墓前

逐日敢辭夸父杖
陽難飾美人衣
生石上刊夏
樂十字
漸頤尚長
化
自題小照
壬

作者诗稿

自 序

1998年至2003年6月，这几年我写的杂文存104篇，结为一集。光明日报出版社慨然接受出版，深表感谢。

用其中一篇的文题作书名，命曰《梦见3000年》。这段时间跨两个世纪。除旧布新之际，未免生出对未来的遐想。我不是预言家，再过1000年是个什么样子，我不知道，只是朦胧地感到未来必是更加光明的。取这个名字，是对祖国和世界的未来祝福。多年来我写了许多辛辣的文字。年既老而不衰，倒是出于对光明的确信，出于爱，辣讽缘深爱。

这100多篇文章，形式是多样的。大部分是习见的、针砭时弊的杂文，也有一些记写生活的散文和书序、读书札记之类，大都带着激浊扬清的“杂”气。还有少数是用诗体写成的，我一向写讽刺诗，近20多年来才兼营杂文，感到讽刺诗和杂文是同源同质的近亲，只是外貌有些不同。早些年受鲁迅先生《曲的解放》的启发，试写“杜撰曲”，只是为着好玩。不料这种新奇的体式颇受欢迎，就一路写下来。我不把它当作诗，只当作有韵的杂文，所以总是编在杂文集里。

多种样式的文字辑在一起，如一桌菜，荤素兼备，海陆杂陈，食家尝一口白斩鸡，再吃一口拌野菜，吃一口炸鸭肝，再吃一口清蒸鱼，“杂”趣盎然，不至于因单调而生厌。

春夏之交的北京，万众一心与“非典”这个突如其来、极

端残忍的吃人魔鬼进行了殊死斗争，目前已取得胜利。老而无用，我和老伴只能闭门索居，而心情是极不平静的。借助电视得知灾难的惨痛和斗争的悲壮，时惊时喜，有时因感动而流泪，有时因烦忧而无寐。我写了不少诗，却没有写文章。不外出，也很少下楼，息交绝游，毕竟多了些闲暇。时间长了，便想做点事情，写字作画，有了一堆随手挥洒的习作。与老伴合作，编了两本书稿，一是《蓟轩诗词》，再就是这一本杂文集。二稿编完，“非典”乌云也消散了。特地记下这一笔，以为纪念。“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”，履多艰之世路兮，昂然挺身向前。

上文说避疫期间写了不少诗。记得那日深夜醒来，忧思百端，辗转难寐，忽然听到一只孤独的杜鹃，且飞且啼，由近及远，又由远而近，似泣似诉，低徊流连，久久不去。她的歌莫非也是为疫情而忧伤么？我有诗道：“楼群灯火乱星天，广宇声声叫杜鹃。嗟我深宵煎百虑，问君何事亦无眠？悲凉情系苍生劫，感叹吟成警世篇。不吝长啼口流血，化为红雨染千山。”即以此诗结束这篇序。

刘征

2003年6月22日

于京门之蓟轩

目 录

1998 年

- 虎打武松 /1
《艺梅叟》本事 /4
醉演《空城计》 /8
我和寓言诗 /11
写在书上的话 /16
序跋小志二篇 /19
车子的故事 /24
难得明白 /27
诗戏 /31
王昭君诗话 /34
访墓有感 /37
化蝶 /40
一片凤凰毛 /43
寒武砚记 /47

1999 年

- 仙女降猴记 /50
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吗? /53
闹学 /56
杜撰曲二首 /59

小官殉酒记	/59
新官问卜记	/61
戏说《西游》	/64
??? + ?	/69
讽刺诗的幽默	/72
虫趣	/74
驳“人权高于主权”	/78
枯树赋	/80
告别“黑老大”	/83
“毫无自私自利之心”赞	/86
新凉随感	/91
初版《斩马谲》	/94
课内与课外	/97
老来未敢忘忧国	/100

2000年

世纪寄语	/103
从《丽人行》图卷说起	/105
栖霞诗记	/108
蓟轩藏砚记	/112
说长道短	/119
《诗画合璧》卷头语	/122
牡丹诗会记	/123
逸园题画诗漫评	/127
《西征随笔》读后	/131
记圆明园断瓦	/134
硕鼠训猫记	/137

阉牛记	/140
虎言无忌	/142
毛虫的叫声	/145
又一个起点	/148
华居三问	/150
吃趣	/153
从“自然探索”到“文明探索”	/158

2001 年

虫豸小品	/161
路边拾草	/165
梦见 3000 年	/169
莫忘薪胆	/173
桂花和橘花	/176
两次巧遇	/180
《昆仑颂》序	/183
“蝶来”偶忆	/184
“蝶来”诗话	/186
杜撰曲二首	/191
阳关五叠	/191
笔的碑文	/193
读“三石集”想到的	/195
不忘百年屈辱泪	/198
杏花村的愤怒	/201
《张德林散文集》序言	/203
《祭鳄鱼文》书后	/205
乘机历恼记	/208

- 小杜的讽刺诗 /211
说苍蝇 /214
我和《聊斋》 /216
从倒“福”说开去 /219
《当代诗词诵读精华》前言 /222
美与刺 /225
天台山上的杜鹃 /229
毛诗与当代诗词 /231
魔鬼博物馆 /236
尿童的启示 /238
拜石记 /241
《怪味品书》小引 /244
诗疗 /247
题《寓真诗词》 /250

2002年

- 新编《铡美案》 /251
吃人的艺术 /254
苦耶？乐耶？ /257
画马诗漫话 /260
欲回天地入书斋 /263
拾疵小记 /267
忆吴伯箫同志 /269
《兰亭集序》这题目 /277
愤怒和愤怒之余 /279
叹五更 /281
《朱泳琰文集》序言 /283

红楼？黑楼？	/285
茶人	/288
有感于一封来信	/291
也算诗话	/294

2003 年

珊瑚石记	/295
温故漫笔	/297
盗臂者言	/306
大卫之死	/309
贪官憾	/311
寻仙、求仙质疑	/313
《红豆曲》问答	/316

虎打武松

我写杂文，没少给武二郎添麻烦。可是马年谈马，猴儿年谈猴儿，而今则少不得要谈虎了。还要炒一炒景阳冈打虎的故事。这次做一回翻案文章。要问怎么个翻法，看题目就了然——虎打武松。闲话少叙，武二郎走动啊！

话说武二郎喝了十八碗“三碗不过冈”的烈酒，提着哨棒，踉踉跄跄走上景阳冈来。看看天色已晚，天边敛去最后一抹落辉，星光迷离，林莽丛杂，时有蛇鼠奔窜，夜鸟怪叫。那武松经过多少凶险，拿这凶险的景象全不在意。他已有八分醉意，躺在一块大青石上，迷迷糊糊刚要睡去，忽然风摇草动，随着一股腥气，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来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武松像被弹簧弹起，抡起哨棒劈面就打。

“住手！乱弹琴！”老虎说话了。那声音像是发号施令，颇带几分官威。武松从不畏官，可是老虎竟然开口说话，透着新鲜，不免顺下棒来，听老虎说些什么。

“你打我不得，打了我，你会惹下杀身大祸。我是这景阳冈的长官。”

“胡扯，哪里有老虎戴乌纱帽的？”

“‘虎而冠者’这句古话，证明这虎戴乌纱是古已有之的。而今呢，人们常说‘地头蛇’，就不兴有‘地头虎’吗？再说啦，白天我戴着面具，只有夜里独自散步才摘下来。戴面具也不是什么稀罕事，这世上，戴面具的多着咧！”

虎大人——行文至此，要称他虎大人了，不慌不忙，点着一支香烟，鼻孔里立即冒出两股游蛇般的青烟来：“这景阳冈是我的天下，跺跺脚整个冈子都乱颤。我想吃猪有猪，吃牛有牛，吃小娃娃、吃大姑娘样样都有。难道没人反对吗？有，可我不怕。在我的辖区里，大小几十名官员，包括管警察的、管法院的、管选举的，都抓在我的手心里。我们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，胳膊腿都勾连在一起，织成一张密密的大网，大鱼小鱼都不漏。这样，我等于添了一百副牙齿，一千双爪子，一万只眼睛。居民里头有谁敢说个不字，一准会遭爪牙之灾。上边来的调查组，或者灌以蜜糖，或者乱以迷阵，或者崩以炸药，没有一个不丢盔弃甲的。”

“你休想用大话吓我，以为我惧怕爪牙就饶过你的性命。你这小小的景阳冈横不能盖过天下，就没人上告吗？”

“上告，哈哈哈哈哈，你真是个雏儿！我要没点来头早变成虎皮褥子啦。谁不知道有个白虎星白盔白甲，是令人胆寒的凶神恶煞。一笔写不出两个虎字，我没少向他老人家的厨房里送野味。上告信倒不少，可一封封都转到我手里，叫我‘酌处’。你知道什么是‘酌’吗？我可查过字典。酌当斟酒讲，意思是叫我把上告人捉来，煮了炸了烹了煎了，用来当酒菜。”

武二郎直气得三尸神暴跳，再也捺不住性子，大喝一声：“看棒！”

“你那棒算个鸟！”虎大人纵身一跳，跃出三丈开外，掏出一只左轮手枪来，乌黑的枪口对准武松，冷笑一声说，“我知道了我的底细，就不能叫你活着走下景阳冈。你要想活，就跪在我面前求饶，跟我鞍前马后，活着当奴才，死后做虎伥。”

好武二郎，岂是个怕死的？他举棒向虎头打来。“砰”的一声枪响，武松大叫一声，却没有死。他从大青石上滚落地

上，酒意全消，揉揉眼睛，乃是南柯一梦。

梦中一声大叫，引来五六位猎人，一个个举着松明子，豹头环眼，横刀挎箭，跑到武松面前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武松忙站起来：“我是做梦呢，才做了一场噩梦。你们说，有老虎戴乌纱的吗？”

“你这个人还在说梦话。我们打虎多年，从没见过老虎戴乌纱的怪事。可茫茫大千，保不住也许有。谁知道呢？”

“见到戴乌纱的老虎你们也敢打吗？”

“怎么不？只要是虎，管他乌纱不乌纱！”

“哎，这不是武二哥吗？”一个穿虎皮坎肩的猎人认出了武松，“哪阵风把您刮回来啦！这都是咱好弟兄。走，咱们到前村孙二娘的酒店吃酒去。”

往前面看去，在晨光熹微中，影影绰绰亮出一窗灯火，酒店开门了。大伙簇拥着武二郎下冈去。一面走，虎皮坎肩一面兴高采烈地说：“昨天刚打了一只虎，虎肉卖在她店里。咱们去切它二十斤虎肉下酒。”

1998年1月